



窮理致知

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

● 盧彥光*

「台灣人」這個名詞，在台灣有好幾種不同的意思，有時候會被用來特指舊住民閩南人、客家人，也就是台灣島上自稱是「漢人」的最大族群。但很有趣的是不少舊住民對於自己的祖先來源，或者是說不清楚，或者是後來發現跟自己原本想的蠻有出入的。

小時候，我很喜歡聽著長輩們聊天，不管聽得懂或聽不懂，就是靜靜的聽。大家族裡原本就有很多故事，像是練過武功相當高大的曾祖父、阿嬤嫁妝的那口棺材、得了肺癆的姑婆住過的閣樓、在後花園裡被擄走的家族姑娘（日治時代）、絲瓜棚下埋著過世的表姐……。這些故事有雙迷幻的手，從遙遠的地方伸向我的心，孩童時期的我常常神遊其中久久不能自己。

還記得在一個午後的廳前，長輩們又和爺爺閒聊起來，我想又有故事可以聽了，但是這次我卻聽糊塗了。長輩們向爺爺問起祖先從哪裡來的一些事——別人的祖先大多是從福建來的，我們的也是嗎？爺爺只簡單的回答：「應該是吧！」我們的開基祖叫做什麼名字？哪時候來台灣的？在台灣有幾代？又為什麼我們的神主牌上寫的是南靖，而墓碑上寫的都是詔邑？這些問題爺爺全都沒能答上，他很尷尬真的不知道，被問急了就說道：「有唐山公，無唐山嬤」這幾個字，嘆著氣搖搖頭要大家不要再問了，問那麼多也沒有用。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句俗諺。雖然不知道這句話俗諺和他們討論的內容有什麼關係，但是我知道祖先的血脈來源始終困擾著他們，就像是一筆糊塗帳。

* 盧彥光，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

後來這也困擾著我，只要有人問起那就像一場災難，我很難應對。祖先來不及說的故事，是我血脈的鄉愁。

不過也有人在走過幾十年的浮沉歲月之後，幸運的發現了祖先的蹤跡，循著祖先的步履理清了自己的血脈，像羊子喬、潘朝成（木枝·籠爻）…等，著實令人振奮。後人使用各種方法想和祖先們連繫，DNA 時代的降臨，開啟了一條尋根溯源的新路徑，我們的一小滴血液就像史前遺址的一小塊陶片。在這裡要介紹的書《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林媽利著，前衛出版社，2010年7月初版一刷），是作者把她多年來在分子遺傳實驗室裡所從事的台灣血緣分析研究集結成冊，這些科學的血液研究報告引人注目。

從歷史上來看台灣人的血統相當多元，有閩粵族群、南島民族（平埔族、原住民），以及其他少量的歐洲、日本、大陸各省…的血統。閩粵移民的後代——台灣最大族群自稱是「漢人」的舊住民，在林媽利博士的血液分析研究中，發現這來自於大陸南方的人種（閩粵族群）明顯的帶有越族的血統特徵，而與中國北方、日本、韓國…等地的特徵有較遠的距離而被區分開來。所以林媽利博士的同學病理學家劉如峰醫師說「台灣人是漢化的越族，到台灣後與平埔族混血的後代」，事實上，在血液分析上也發現台灣人 85%以上的人帶有南島民族的血統。同樣的在血液研究中顯示，血統多元的是台灣人，相對的原住民卻是「純種族群」，平埔族也並沒有消失。

另外，就台灣史前時代的其他族群、古代 DNA 研究的部分都還在持續進行中。台灣史上有名的矮黑人血統目前還沒有被檢測出來，或許需要更多的血液數據和其他研究方法的運用。而馬偕醫院輸血醫學研究室現在已經開始提供溯源基因的檢測服務，不只可以獲得更多的血液數據，也有助於台灣人的尋根溯源。不同的認同不同的思考不同的歷史連繫。

